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马大勇

史承谦词

新释辑评

凉满院

雨后碧云齐卷

莲叶东西飞月浅

红妆窥半面

香气因人近远

随意曲阑凭遍

团扇先秋生薄怨

小池风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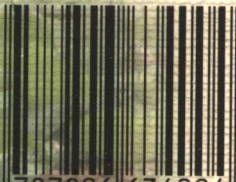
中国书店



史承谦 词新释辑评
■责任编辑 ■吴茗洞农
■封面设计 ■胡建斌



ISBN 7-80663-400-2



9 787806 634004 >

定价: 27.00 元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史承谦词

新释辑评

■ 马大勇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责任编辑：吴 茗

封面设计：胡建斌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马大勇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50千字

印张：14.25

书号：ISBN 7-80663-400-2/I·218

定价：27.00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清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戌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虎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赵园先生的《易堂寻踪》是一部很耐人寻味的书，尽管篇幅不大，意思却很深沉，其中贯注的浓郁情感使这本书看起来甚至比她那部名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还要丰美。在《后记》中她曾谈到魏氏兄弟、彭士望、曾灿、林时益等这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名字的被遗忘”，并通达地说道：“这种遗忘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否则人类的记忆将不胜负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我极其欣赏这句博尔赫斯式的精警之言，可是赵先生之所以提醒我们记起这些名字，又何尝不是希望读者能摆脱，至少是校正这种“正常而且必要”的遗忘呢？那么，提醒或者纠正某些“遗忘”看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因而也值得若干有心人为之抛洒汗水的。

就词的发展历史，特别就清代词坛而言，作为一代名家，史承谦已经被大众、甚而也被学界遗忘得太久了。

史承谦（1707？～1756年^①），字位存，号兰浦，荆溪人。荆溪即今江苏宜兴，系雍正二年（1724年）分宜兴南半而建置者。宜兴史氏有同宗不同族者三支，承谦为晚明东林名宿、号玉池先生之史孟麟裔孙，阳羨词派中坚史惟园之从侄曾孙，而外曾祖又为另一阳羨主将徐喈凤，其文学家风及所置身文化氛围皆非同寻常，故被称为阳羨词群的第四代传人之领军人物，也在时势人心的转衍中成为“阳羨词派界内新变”之代表。《重刊宜兴县志》卷三《文苑》记史承谦云：“读书十数行下，诗歌飘洒不群，尤工于词”、

① 史承谦生年一向难以遽定，此据迪昌师所见《义庄史氏宗谱》，见《清词史重版后记》，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以诸生屢踏省門，數奇不遇”。也許正因生涯坎壈，“以窮老諸生終其身”，這位曾被吳衡照、謝章铤、陳廷焯等倍加推許的清代詞壇名家一直面目漠澁，不為世人所詳。經先師嚴迪昌先生之有心發覆，始大體得到清理，然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詳迪昌師《論史承謙及其小眠齋詞》，見本書附錄）。此次葉嘉瑩先生主編《歷代名家詞新釋輯評叢書》，慨允在有限的篇幅中還史承謙一席之地，實為眼力卓絕之舉。我承乏擔任史氏《小眠齋詞》的整理工作，亦有榮焉。茲略分疏史氏詞有關問題如下：

第一，史承謙作為陽羨詞派的界內新變，有不得不變者在。陽羨詞派是一個“敢拈大題目，出大意義”（謝章铤語）的群體，他們生存的文化歷史空間中既有著蘇軾、蔣捷等前賢爽利堅勁的人格節操的影響，亦閃現著明末清初之艱難時世的折光。他們吟詠家國陵替、民生疾苦，更以“鐘山梅花圖”、“五人墓”等敏感題目聯章倡和，特多胆張力沉之作，為同時詞家所罕見。但也正因此，隨著清王朝的政治文化高壓，也隨著“康熙盛世”嫋嫋走上歷史舞台，人心逐漸收束，這個已“不合時宜”的流派逐步走向衰歇。從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這近半世紀的時段是清代文學史的一大轉換。這個時段嘗被挹稱為古今罕見的鼎盛時期，但在一派鬧熱風光下其實掩藏的是胆寒神喪、驚怖莫名的文學生態（詳見迪昌師《往事惊心叫斷鴻——揚州小玲瓏山館與雍乾之際廣陵文學集群》、田曉春博士《乾坤著意窮吾黨——雍乾之際廣陵文學集群述論》）。史承謙出生在康熙後期，棄世於乾隆前期，正大體與此時段相同步，既然“天之生才，常生於世不用才之時，或棄擲於窮山之阿，叢薄之野”，文網愈密，難有引吭高唱之空間，他的創作也只好以“光氣抑遏”的“掩蔽”為主（劉大槐《見吾亭詩序》），而“抑遏”、“掩蔽”的方式也不外與本性氣質相結合，遁入溫香軟玉之鄉而已。這本是古今才人的末路，史承謙的這一無奈的“新變”則揭示出為人挹稱的“康乾盛世”之底蘊，為我們提供著豐富的文化認識意義。

单从史承谦的词创作的表面来看，这个时期的史承谦似乎幸运地成了桃源中人，与时事没有什么明显的勾连，其词之面貌风格也相对单纯，不那么费解。然而深按一层，史氏对于政治的疏离也只是表层现象而已，他的羁旅失意之情其实也为我们提供着那一时期下层文人很丰富的生态和心态样本，而诸如涉及王豫等的作品也反射着时代风云幻化的光影。虽然数量较少，却正告诉我们，他其实并没有“远离”，而恰恰是在那一特定时空里漂泊、挣扎着的“这一个”。诚如迪昌师所云：“其失路之叹则哀婉中时见棱芒；柔而挺劲，似仍不失阳羨先辈之流韵遗风”、“史承谦具有一种虽处逆境而不甘任人摆弄情性。尽管‘生于世不用才之时’，身难由己，但腰骨自挺”、“史承谦之悲剧原系封建科举制下具有普遍性之遭际，既非彼能超越，亦不是其所独有”。这种坚挺绵韧的情性与凄清零落的遭际既然与其同乡先贤存在着共通之处，那么在“不得不变”之后，史承谦的创作乃最终与其同乡诸位先贤走向了“不得不合”。此为我们认识《小眠斋词》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第二，如前所云，我们即大体可以厘清史承谦词的主要脉络。就题材而论，《小眠斋词》可分为刻画相思情爱、抒写羁旅失意两个主要类别，即万之衡《小眠斋词序》所谓“捆缚被于舟中，望美人兮天末”也。这种选择本来过于合乎“主流”而显得毫不稀奇，爱情乃文学的永恒母题之一，又是词国之正宗，但历经千百年的踵事增华，留给后人的创作空间已经相当逼仄，而嗟穷叹卑也早就成了文人的常态，很难翻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但史承谦的词笔仍然有着特殊的魅力，从而不但成为当时词坛引人瞩目的一家，更博得不少具眼的批评家的一致称赏。对此，人们或谈其雅丽纤徐，或赞其幽怀逸韵，或认定其词风远阳羨而近浙西，绝少有识别其高扬“主情”以校正彼时炽盛的浙西词风之苦心，从而漫漶了史氏词的真貌。

其实，说史承谦“远阳羨而近浙西”也非无稽。王昶《国朝词综》选位存词三十余首，皆近乎浙西，虽未囊括其菁华，亦其词

风之重要一端，故也可作为明证。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史承谦等阳羨后裔是力图在当时词坛自树一帜的。史氏《静学斋偶志》卷四记载了一段论词之语，吉光片羽，甚为稀见，移录如下：

彭金粟词话云：“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骛骛乎绝唱矣”。本朝论词者颇多，吾以此为至当之论。

崇尚自然，崇尚绚烂之极而后转平淡，按其实质，乃是阳羨以及纳兰、顾贞观、彭孙通等先辈们“尊情”一脉的延伸与转化，并与后来常州词派有关论述相接。故史承谦的创作在清代词史上不仅凭借自身成就高踞一席，更有着连接“阳羨”、“常州”，作为其中介的重要意义。对此，迪昌师已经考察得极为详尽，读者可参见附录，此不赘。

第三，史氏词集命名为“小眠斋”，其名见于《南史》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二·齐高帝诸子上·豫章文献王嶷》：“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往岁作小眠斋，皆补接为办，无乖格制。”我所经眼《小眠斋词》有三种，其中二种见藏国家图书馆。一种为二卷本，本郑振铎西谛藏书，前有张梁、储国钧撰于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之序，则此种当刻于此后不久。据储序“今年秋，位存自定其稿，存如干首，分为二卷以示余”等语，此二卷一百二十篇为史承谦手定，当为《小眠斋词》最早刻本。另一种四卷本在“史位存著述六种本”中，前除张、储二序外，尚有史承谦弟承豫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序、万之衡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年）序，则应刻于乾隆末至嘉庆初，其前二卷即用二卷本原版，并校正了原版错字。后二卷一百篇，应为史承豫、万之衡等搜集遗作补辑而成。卷一第六页、卷四第十三页缺。第三种得之先师严迪昌先生藏影印本，原为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亦为“六种本”，为全本，

且有眉批、夹批，不知何人为之，唯卷一钤“永三”、“□鼎”二小印，卷三则多一“锐侯”小印，当是其中之一。惜已不能起先生地下一问之，叹叹。

关于辑评，还需说明几句。史承谦词在清代词史上名气不大，对他注意较多的似只有陈廷焯一人。所以本书所辑评语，以陈氏著作独多。此外，前面谈及中华书局藏本《小眠斋词》的那位不详谁何的读者也留下一些批语，多数属漫然而书，无大价值，但也时有精辟之处。鉴于史承谦对学界来说还很不熟悉，这些评语就显得格外可贵了，遂拣择部分愚见以为较值参考的批语迳录于各篇之下，署“佚名”者皆是也。

注释解说小眠斋一集，事在草创，无可依傍，若按原定计划，由迪昌师亲自执笔，自然能深厚老辣而多所发明。以我极寒俭之腹笥，被迫继先生未竟之业，承担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其力不从心之状自是不待明言而可喻的。加之位存交游多寒贱之士，有关文献多为罕秘之籍，难以备览。诸如其爱弟史承豫的《苍雪斋诗文集》、《蒙溪诗话》、《碧云亭杂录》等著作本为必读书，却也没有机缘披阅。以故本文之辑评注释赏析阙陋必多，这是要诚意恳请海内外方家予以教正的。

马大勇

2005年7月19日于佳谷斋

目 录

(78)		(词谱) 叶嘉莹
(80)		(词谱) 叶嘉莹
(84)		(词谱) 叶嘉莹
(84)		(词谱) 叶嘉莹
总序		叶嘉莹 (1)
前言		马大勇 (1)
南歌子(月上轻罗扇)		(1)
南歌子(浅笑眉舒恨)		(2)
南歌子(茜袖凝香重)		(3)
踏莎行(吹絮帘前)		(5)
二郎神(彩云散后)		(7)
菩萨蛮(参差人胜东风浅)		(10)
清平乐(绿阴如许)		(11)
步蟾宫(单衫杏子无尘浣)		(12)
更漏子(酿新秋)		(14)
谒金门(凉满院)		(15)
醉公子(别是愁滋味)		(17)
虞美人(已凉天气寒犹未)		(18)
满庭芳(雾盎移根)		(19)
鹊踏枝(乳燕初飞春已去)		(21)
阮郎归(避人踪迹待寻欢)		(23)
百字令(浮槎难渡)		(24)
点绛唇(月出凉生)		(27)
又(曲宴才收)		(28)
双双燕(春愁易满)		(29)
瑶花慢(菊丛香后)		(32)

菩萨蛮(才领一盏黄花酒)	(35)
南乡子(穗冷一灯昏)	(36)
鹊桥仙(经时消渴)	(37)
浣溪纱(听到秋江肠断声)	(39)
金菊对芙蓉(水墨轻衫)	(40)
更漏子(脱春衫)	(42)
虞美人(飘残红药栏干曲)	(43)
风流子(重帘深不卷)	(44)
鹧鸪天(碧草萋迷欲化烟)	(47)
卜算子(花气满层楼)	(49)
一萼红(忒相思)	(50)
百字令(斜风细雨)	(52)
石州慢(寒掩空庭)	(55)
浣溪纱(悔杀当年识面迟)	(57)
又(爱看颓鬟向画楼)	(58)
又(一桁帘垂小阁前)	(59)
卖花声(独自掩屏山)	(61)
留春令(薄罗初试)	(63)
虞美人(篆烟一缕香微飏)	(65)
又(乌衣巷口经时住)	(66)
百字令(布帆清晓)	(68)
满庭芳(约采金英)	(70)
玉烛新(落花风不小)	(72)
东风第一枝(杏叶阴繁)	(74)
卜算子(月色冷如霜)	(76)
南楼令(妆罢敛愁蛾)	(77)
满江红(薄暝潮生)	(79)
拜星月慢(鬓影曾看)	(81)
瑶华慢(逼年残景)	(82)